釋文紀卷十

明 梅鼎祚 撰

[illegible]方

[illegible]羅此云覺賢本姓釋迦[illegible]西適江陵武帝時為晉[illegible]寺志韻清遠[illegible]具見稱如此

道場禪師甚有大心僅是天生王何風流人也（道一作闕）

求那跋陀羅

奉父母書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其家世外道禁絶沙門乃捨家受菩薩戒奉書父母勸歸正法父感其言遂棄邪從正

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三寶則長得相見 並高僧傳

釋慧琳

武丘法綱法師誄 并序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師卒嗚呼哀哉夫

峭立方矯既傷於通任畀隨圓比又虧於剛潔山居協

枯槁之欒邑止來囂湫之患酌二情而簡雙事者法師

其有焉少遊華京長栖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來瀆猷

人流就閒於木石鬱寂丘壑求歡於物類人以為無特

操我見其師識矣天性膏敏陶漸風味從容情理賞託

文義交遊敦亮畫之契進趣慕復外之道埋身法服朱

纓之累蚤絕抗趾神疆丹墀之閨夙判況乃桑門矯拂

之跡徒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邂逅傾蓋著交同以翦落

夷棄羣萃布懷舒憤以寄當年遂攜手遊梁比翼栖鄧
餐風靈岫挹道玄津比樂齊讌千載一時自林傾鳥散
奄忽盈紀子薄高柯孑淪泥滓常冀曾卜索居之遇遂
成梁高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景莫收致盡川征歸骨
曾卯嗚呼哀哉誄曰
厥族氏殷寔湯之裔榮聲中微源流昭晰少遭閔凶宗
無緦總慈姑經營託是養衛爰逮三五聰韻特挺雙奇
比秀偶羅齊頴志陋中區思擢神境脫落生近耽慕緣

永既遵玄轍洞曉名迹仁義之外通非所惜室欲靡遂坐以會適弗依朱扇考卜巖壁來不濡足去不絶翩頡頏升萃進退損益子惡浮波爾舐即心俱翔道澤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英自宮徂國在目在襟往化綿邈遺思沈吟亦既離逖天道明晰爾出舊山子反遐裔庶乘和運同蔭共憩寒灰弗煙落葉離綴睽顧莫從子遂下世人之云亡風懷掩翳嗚呼哀哉玄冬凄洌江澥蕭條寒風飋幕飛霰入艘命有近止歸途尚遥憫憫即

盡寂寂哀號孤旅如薄均化無褒嗚呼哀哉懐遊居之
虎丘悼冥滅之廬嶺惟採録於中京急提擕於番境情
飄飄於雙巒思纏綿於兩省何綢繆兮無極心所存兮
腷臆閲嚴冬兮已謝籍隆暑兮既息四運紛其邅迴情
期宵以長匿苟來緣之匪亡卷生年以增惻嗚呼哀哉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并序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卒于廬山嗚呼哀
哉善人告盡追酸者無淺含理云滅如惜者又深法師

本姓魏氏彭城人也父廣戚縣令幼而奇之攜就法汰法師改服從業天資聰茂思悟夙挺志學之年便登講座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挫憲服其精致魯連之屈田巴項託之抗孔叟殆不過矣加以性靜而剛烈氣諧而易遵喜捨以接誘故物益重焉中年遊學廣搜異聞自揚徂秦登廬躡霍羅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奧所聞日優所見踰賾既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

則愚化是以徵名責實惑於虛誕求心應事茫昧格言
自胡相傳中華承學未有能出斯誠者矣乃收迷獨運
存履遺迹於是衆經雲披羣疑冰釋釋迦之旨淡然可
尋珍怪之辭皆成通論聃周之伸名教秀弼之領玄心
於此為易矣物忌先穎人疵貞越怨結同服好折羣遊
遂垂翼斂趾銷影巖穴導晦至道投跡愚公登舟之迹
有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興寰畿嗚呼哀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唯是淑靈育此明俊如草之蘭如

石之瑾匪曰薰彫成此芳絢爰初志學朕膺玄蹟經耳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靡章不析善以約言弗尚辭慬有識欽承厭是鉤賾中年稽教理洗未盡用是遊方求諸淵隱雖遇殊聞彌覺同近途窮無歸迴轅改軫芟夷名賾闡揚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曉若出朝離其明昭昭四果十住藉以及矯易之牛馬莊之魚鳥孰徵斯實弗迷斯道淹留茲悟告予誨言道誠在斯羣聽咸播不獨抵峙誚毀多聞予謂無害勸是宣傳識協貞誠見

誨浮諠默隂去大弭此騰口增栖成英夐逸篁藪遒思泉源無閡川阜庶乘閒託曰仁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久蘭蓀連類氣傷于偶鳴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慕風肅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茫茫去止悽悽情顧屬在隱淪各從沿泝愁是長乖異成永亙鳴呼哀哉邈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莫因緬三冬其已謝轉獻歲於此春聽陽禽之悅豫矚神氣之氤氳念庠序于茲月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空覿惆高坐之虛閒歎

因事以矜理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信順可推理不湮滅庶或同歸冉天可畧情念可遺短章無布聊以寫悲嗚呼哀哉竝廣弘明集

慧叡冀州人遊歷諸國通曉音譯還憩廬山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元嘉中卒

喻疑出三藏記集錄云昔慧叡法師久歎愚迷製此喻疑防於今日故存之錄末

夫應而不寂感之者至感有精麤應亦不一影響理也若以方期之非徒乖其圓乃亦喪其方故以備聞之悟喻其所疑疑非膏盲庶必為治若治所不至喻復其如

之何竝可詳覽往喻昔漢室中興孝明之世無盡之照始得輝光此壤於二五之照當是像法之初自今已來西域名人安侯之徒相繼而止大化文言漸得淵照邊俗陶其鄙倍漢末魏初廣陵彭城二相出家竝能任持大照尋味之賢始有講次而恢之以格義迂之以配說下至法祖孟詳法行康會之徒撰集諸經宣暢幽旨麤得充允視聽暨今附文求旨義不遠宗言不乖實起之于亡師及至符并龜茲三王來朝持法之宗亦竝與經

俱集鳩摩羅法師至自龜茲持律三藏集自罽賓禪師徒衆尋亦竝集關中洋洋十數年中當是大法後興興之盛也叡才常人鄙而得厠對宗匠陶譯玄典法言無日不聞聞之無要不記故敢依準所聞寄之紙墨以宣所懷什公云大教興世五十餘年言無不實實無不一一而為言無非教也實而為稱無非實也實以如意為喻教以正失為體若能體其隨宜之旨則言無不深若守其一照則惑無不至今此世界以雜為名則知本自

離薄本自離薄則易為風波風波易以動樸淳易為離易動易離故大聖隨宜而進進之不以一途三乘雜化由之而起三藏袪其染滯般若除其虛妄法華開其究竟涅洹闡其寔化此三津開照照無遺矣但優劣在乎人深淺在其悟任分而行無所臧否前五百年也此百年中得道者多不得者少以多言之故曰正法後五百年唯相是非執競盈路得道者少不得者多亦以多目之名為像法像而非真失之由人由人之失乃有非跋

真言斧戟寔化無擇起于肓中不救出自脣吻三十六國小乘人也此疊流於秦地慧導之徒遂復不信大品既蒙什公入關開託真照般若之明復得輝光末俗朗茲寔化尋出法華開方便門令一寔究竟廣其津途欣樂之家景仰沐浴真復不知老之將至而曇樂道人以偏執之見而復非之自畢幽途永不可誨令大般泥洹經法顯道人遠尋真本於天竺得之持至揚都大集京師義學之僧百有餘人禪師執本參而譯之詳而出之

此經云泥洹不滅佛有真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學得成佛佛有真我故聖鏡特宗而為衆聖中王泥洹永存為應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而復致疑安于漸照而拔排真誨任其偏執而自幽不救其何如乎此正是法華開佛知見開佛知見今始可悟金以瑩明顯法可知而復非之大化之由而有此心經言闡提真不盡也此大法三門皆有成證管朱士行既襲真式以大法為己任于雒陽中講小品亦往往不通乃出流

沙尋求大品既至于闐果得真本即遣弟子十人送至
雒陽出為晉音未發之間彼土小乘學者乃以聞王云
漢地沙門乃以婆羅門書惑亂真言王為地主若不折
之斷絕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時朱士行
乃求燒經為證王亦從其所求積薪十車於殿階下以
火焚之事行臨階而發誠誓若漢地大化應流布者經
當不燒若其不應命也如何言已投之火即為滅不損
一字遂得有此法華正本於于闐大國輝光重壤踊出

空中而得流此此大般泥洹經既出之後而有嫌其文不便者而更改之人情小惑有慧祐道人私以正本雇人寫之傭書之家忽然火起三十餘家一時蕩然寫經人於灰火之中求銅鐵器物忽見所寫經本在火不燒及其所寫一紙陌外亦燒字亦無損餘諸經紙寫經竹筒皆為灰燼此三經者如什公所言是大化三門無極真體皆有神驗無所疑也什公時雖未有大般泥洹文已有法身經明佛法身即是泥洹與經所出若合符契

此公若得佛此佛有真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便當應
如白日朗其冐襟甘露潤其四體無所疑也何以知之
每至若問佛之真主亦復虛妄積功累德誰為不惑之
本或時有言佛若虛妄誰為真者若是虛妄積功累德
誰為其主如其所探今言佛有真業衆生有真性雖未
見其經證明評量意便為不乖而亦曾問此土先有經
言一切衆生皆當作佛此當云何答云法華開佛知見
亦可皆有為佛性若有佛性復何為不得皆作佛耶但

此法華所明明其唯有佛乘無二無三不明一切衆生皆當作佛皆當作佛我未見之亦不抑言無也若得聞此真言真是會其心府故知聞之必深信受同吾之肆學正法者小可慮其衿帶吏聽往喻如三十六國著小乘者亦復自以為日月之明無以進于已也而大心寥朗乃䑛鄙其狂而偏執自貽重罪慧導之非大品而尊重三藏亦不自以為照不周也曇樂之非法華憑陵其氣自以為是天下悠悠唯已一人言其意亦無所與讓

今疑大般泥洹者遠而求之正當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為不通眞照眞照自可照其虛妄眞復何須其照一切衆生既有偽矣別有眞性為不變之本所以陶練既精眞性乃發恒以大慧之明除其虛妄虛妄既盡法身獨存為應化之本應其所化䏻成之緣一人不度吾終不捨此義始驗復何為疑耶若於眞性法身而復致疑者恐此邪心無處不惑佛之眞我尚無生疑亦可不信佛有正覺之照而為一切種智也般若之明自是照虛

妄之神罷復何與佛之真可法身常存一切皆有佛之
真性真性存焉學不越涯成不乖本乎而欲以真照無
虛言言而亦無佛我亦無泥洹是邪見也但知執此照
惑之明不知無惑之性非其照也為欲以此誣罔天下
天下之人何可誣也所以遂不閡默而驟明此照者是
惜一肆之上而有鑠金之說一市之中而言有虎者三
易惑之徒則將為之所染皆為不救之物亦不得已而
言之豈其好明人罪耶實是蝮蛇螫手不得不斬幸有

深識者體其不默之旨未深入者尋而悟之以求自清之路如其已不可喻吾復其如之何此文出三藏既云慧叡又注長安叡法師似指僧叡也誤高僧傳送慧叡

釋寶林京師龍光寺沙門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游玄僧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

按此載高僧傳弘明集以竺道爽智靜立名而末始列寶林據林自稱寓言假事則此二名或亦寓也

檄太山文

釋竺道爽

沙門竺道爽敢告太山東嶽神府及都録使者盖玄元

創判二儀始分上置璇璣則助之以三光下設后土則鎮之以五嶽陰陽布化於八方萬物誕生於其中是以太山據青龍之域衡霍處諸陽之儀華陽顯零班之境恒岱列幽武之窮嵩峙皇州之中鎮四瀆之所墳此皆稟氣運實無邪之穢神道自然崇正不僞因天之福順地之載敦朴方直濬然玄凈進道四運之端退履五教之精內韜通微之資外朗道德之明上達盡無下育蒼生含德潛通無遐不徹遊步九崖翱翔玄闕故能形無

正始呼吸陰陽握攬乾坤推步八荒夫東嶽者龍春之
初清陽之氣育動萌芽王父之位南箕八斗中皇九天
東王西母無極先君乘氣鳳翔去此幽玄澄於太素不
在人間蕩消衆穢其道自然而何妖祥之鬼魍魎之精
假東嶽之道託山居之靈因游魂之狂詐惑俗人之愚
情雕匠神曲偽立神形元無所記末無所經外有害生
之毒氣內則百鬼之流行晝則穀飯成其勢夜則衆邪
處其庭此皆狼蛇之羣鬼梟蟒之虛聲自三皇創基傳

載於今歷代所崇未覩斯響也故零征記曰夫神正者
則潛曜幽昧上騰高象下戲玄闕逍遥雲影龍翔八極
風興雨施化若雷電行厨不設百味自然含慈秉素澤
潤蒼生恩過二養惠若朝陽應天而食不害衆命此乃
靈翔之妙節清虚之神道若神不正者則干於萬物因
時託響傳感於俗沮成散朴激動人心傾材極殺斷截
衆命枉害中年殂其骨肉精神離迸痛傷元氣東嶽之
神豈此之謂也故枕中戒曰含氣蠢蠕百蟲勿屨無食

鳥卵中有神靈天無受命地靈有形麤稟二儀焉可害生此皆逆理違道本經孝民含慈順天不殺況害猪羊而飲其血以此推之非其神也又五嶽真神則精之侯上法璇璣下承乾坤稟道清虛無音無響敬之不以歡慢之不以慼千譽萬毀神無增損而汝矯稱假託生人因虛動氣殺害在口順之則賜恩違之則有禍咎進退諂偽永無賢軌毀辱真神非其道也故黃羅子經玄中記曰夫自稱山嶽神者必是蟒虵自稱江海神者必是

黿鼉魚鼈自稱天地父母神者必是猫狸野獸自稱將軍神者必是熊羆虎豹自稱仕人神者必是猿猴猳玃自稱宅舍神者必是犬羊猪犢門戶井竈破器之屬鬼魅假形皆稱為神驚恐萬姓淫鬼之氣此皆經之所載傳之明驗也自汝妖祥漸踰六載招來四遠靡不響應送疾而往者如小水歸海獲死而還者哀呼盈路重者先亡便云算盡輕者易除自稱其福若使重患難濟則汝無恩中容之疾非汝所救三者無效焉可奉事乃令

羣民投身歸命既無良醫善藥非散髮之能降經旬歷
月曾無影報以此推之有何證驗又國太元桓王及封
陽六國之懿節三台之輔光賛皇家黎元慈悅天菑謬
加體嬰微疾謂汝之祇能感靈德故宣德信命詣汝神
殿獻薦三牲加贈珍異若汝聖道通乾神致妙者何不
上啟九皇下諮后土參集百靈顯彰妙術使國良輔消
疾獲安既無響應乃奄薨遐驗此虛妄焉足奉哉又昔
太山石立社移神靈降象遐聲萬代此則乾坤之所感

顯為時瑞汝託稱其聖既不能興雲致雨以表神德圖妖邪以損真道正使汝能因槃動箸舉杯盡酒又為鬼幻非為真正況無其徵有何神也又太山者則閻羅王之統其土幽昧與世異陵都錄使者降同神行定本命于皇紀察都籍于天曹羣惡無細不捨纖善小而無遺總集魂靈非生人應府矣而何弊鬼詐稱斯旨橫恣人間欺紿萬端蓬林之樹烏鵲之野翕動遠近列于祠典聚會男女樹俗之心穢氣外疊梟聲遠布毒鍾王境為

害滋甚夫雲霧蔽天羣邪翳正自汝妖異多所傷害吾
雖末流備階三脈每覽經傳而覩斯孽推古驗今邪不
處正吾將蕩穢光揚聖道告到嚴鈎魁黨還遊冢墓餐
果飲泉足生之路既今羣民無傾財之困鳥獸無羅網
之卒若復顧戀望餐不去者吾將宣集毗沙神王惒羅
子等授以金剛毛真師勇武秋霜陵動三千威猛難當
曜戈明劍疑則摧山降龍伏魔靡不稽顙汝是小鬼敢
觸三光鶴毛入炭魚行鑊湯傾江滅火朝露見陽吾念

仁慈愍汝所行占此危殆憲即傷心速在吾前復汝本形長歸萬里滄浪海邊勿復稽留明順奉行（甍選一作甍逝）

檄魔文

釋智靜

釋智靜頓首頓首明將軍輪下相與玄途殊津人天一統宗師雖異三界大同每規良會申展曩積雨標榜未寘所以致隅今法王御世十方思順靈網方申紘網彌絙大通有期髙會在近不任翹想竝書喻意耳夫時塞有通否終則泰千聖相尋羣師迭襲昔我皇祖本原天

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域節權形以附萬邦奮慧柯以覆
六合威蕩四邪掃清三六方當抗横縱于八區絙紘綱
於宇宙夷靜七荒寧一九土而寘宗不弔真容擬位重
明寢暉靈舟霞浪故令蟻聚邪番興玆皃見暴起曀染
真塗塵惑清衆虐鍾蒼生毒流萬劫懐道有情異心同
念我法王承運應期理亂上承高冑下託羣心秉天期
以籠三千握聖圖以隆大業雲起四宮鸞翔天竺降神
迎維為時域漸綏撫黎元善安鄉士獎導羣情慰喻有

疾嚴慧柯於胄中被神甲于身外懸十八之無辜哀三
空之路絶志匡大荒靖安平難百域千邦高伏風化承
君不忌重迷自覆深攝愚懷故守偽見狼攄欲天鷄鳴
神闕畔渙壇場抗距靈節謂大位可登弘規可改覽玆
二三遠為歎息昔大通統世羣方影附有偽凝天魔不遵
改節于迋聖聽陳擾神慮領卒歸區權形萬變精甲照
曦霜戈拂域靈鼓競興響衝方外矯步陸梁自謂强盛
王師一奮羣邪殄喪衆迷革心望風影伏況君單將驍

然一介士無方尋衆不成旅而欲違背陵虐華邑篡奪
靈權騰邈最勝以為氣真可不謬爭今釋迦統世道隆
先刧妙化蕩蕩神羅遠御智士蹔蹔雲篿蓋世武夫龍
跳控弦萬隊協畧應真奇謀超拔故命使持節前鋒大
將軍鑒闍浮都督歸義侯薩陀波淪獨稟天奇蒙塵士
鏡神高須彌猛氣籠世善武經文忠著皇闕領衆十萬
億揚鑣道路使持節威遠大將軍四天都督忉利公導
師武勝標羣文超宏謀妙思絶塵心栖夢表憂時忘身

志必匡世領衆百萬億鸞飛天衛使持節征魔大將軍
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思虛玄高步塵表畧竝童
真功弁九地悼愍三塗忿若縱害校却慷慨龍迴思奮
領衆四百萬億云迴天門使持節通微大將軍七天都
督四禪王金剛葳朗質映暉金顏遐燭恩過九陽力傾
山海右眄則滃氾飛波左顧則扶桑落曜德無不照威
無不伏領衆七百萬億虎眄須彌使持節鎮域大將軍
九天都督八住王士大維摩詰奇算不使法柯遠震體

合神姿權踰萬變呼吸則九脈雲從叱咤則十方風靡
哀彼下民無辜三楚領衆九百萬億飲馬虛津使持節
鑒後大將軍十三天都督小千諸軍事九住王士大文
殊承胄遐元形暉三曜亂自紫宮神高體大應適千塗
玄算萬計羣動感於一身衆慮靜於一念深抱慈悲情
兼四攝領衆若塵翺翔斯在使持節匡教大將軍録魔
諸軍事軍邪校尉中千王觀世音智畧淵深慧柯遠振
明達四通朗鑒三固或託迹羣邪曜奇鋒起或權形二

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巖嘘氣則浮雲頹崿能為
萬方不請之友領衆不思杖戈虎嘯使持節布化大將
軍三界都督補處王大慈氏妙質蹤網天姿標桀體喻
金剛心籠塵表猛氣衝雲慧柯遠奮無生轉於胷中權
智應于事外志有所規無往不就感思雙行真俗竝設
領衆八萬四千嚴駕待命勇出之徒充逸大千金剛之
士彌塞八極咸思助征席卷六合乘諸度之寶軒守八
正之修路跨六通之靈馬控虛宗之神轡彎四禪之勁

弓放權見之利箭鳴驥桓桓輕步蹻蹻奉命聖庭曾無
有闕貴邦導師勝子五百幽鑒天命來投王化聖上開
襟感烈歸順皆受名爵封賞列土功侔舊臣聲蓋萬域
而君何心横生異計偃蹇邉荒規故常位毒害勃於蒼
生天禍流於永劫可不哀哉可不謬哉君昔因時為物
所惑狂迷君心投危外竄百行一愆賢達常失久謂君
覺智返愚歸罪象季來身抽簪同遊羣儁以道自權榮
名終始如何攝愚守謬偷安邪位託癡山以自高恃見

林以遊息耽六欲之穢塵翫邪迷以怡性建憍慢之高幢引無明之勾陣闍步荒塗輕美神羆盜篡天宮抗衡日月恐不果哉舉手而映三光把土以填巨海雖擬心虛表事之難就將軍殖福玄津原承彌遠華貌暐然羣情屬目望冑之基易登由來之功可借君可改往修來翻然歸順謝過朱門以道齊好家國並存君臣同顯身名獲安曉迷達觀眷屬晏然可不美哉今王師尅舉十萬翹轡手提法羅齊舞羣聖道柯曜于前驅靈鼓震於

後隊神鍾一叩十方傾覆海浪飛流陸原涌沸于斯之時須彌籠於一塵天地迴於一粟無動安於左衽妙樂擢于右手神力若斯豈可當也我法王體道仁慈不忍便襲權停諸軍暫壹靈鑾臨路遣書庶迴迷駕君可蚤定良圖面縛歸闕委命皇庭逍遙玄境隆名內暉遊形外寄上方即任非君是誰夫慧當識機名貴免禍窮而知反君子所美斯乃轉禍之高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背主殷王致伐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即古今著龜將

軍之明誡相與雖乖于當年風流同味人天崎嶇何足致隔相便懽然通書致命所以竊痛其辭委曲往反者不欲令蘭芳夏凋修柯摧頹深思致言善自量筭無使君身傾匡三趣莫令六天鞠生稊稗遺顇眄目助懐惕然臨路遺書諸情多憤言不藉意懽一作懽

破魔露布文　釋寶林

賢刼大千微塵年五濁鼎沸朔現壽百齡日使持節都督恒沙世界諸軍事征魔大將軍淨州剌史十地王臣

金剛藏使持節都督八萬波羅蜜諸軍事破結將軍領魔蠻校尉大司馬梵州刺史八地公臣解脫月等稽首和南上聖朝尚書謹案夫六合同曜靈之鑒羣流歸百谷之王萬化均于空玄衆奇宗於一智斯蓋理有宗極之地統物無殊趣之會是以如來越重昏而孤興蔚勤功於曠刼曜三塗之高明拔洪癡於始造窮聖德之區奧究無生之虛致覽物化之樞機握宏德之紘紐至若英姿挺特神光赫奕雖復千暉竝若固已絶矣身殊萬

狀而非衆體合至妙而不一應出五道而非生示入形亡而非滅希夷怳惚無名無像莫測其深靡知其廣應羣感而不勞周萬動而常靜歷恒沙以倏忽撫八荒于俄頃兩儀頹陷而不𧰼力負潛移而不易吸大火而不燋懷洪流而不溺乾坤不足以語其德丈玄不足以明其道巨包六合不可以稱其大妙入無間不可以名其小爾乃亭毒蒼生化𤋮始母無欲無為而無不為翱翔于應變之塗逍遥于有無之表挺逹羣聖之端恬惔涅槃

之域二乘翰思于重忘之致十住息憲於動靜之機梵王咨嗟以歸德帝釋伏膺而厭位其為聖也亦已極矣於是應定光之遐記驗大通之圖錄出五道而龍興起帝皇以命世道王三界德被十方畿甸恒沙都邑大千偃九定之間室登七覺之雲觀濯八解之清池遊總持之廣苑爾乃戴慈悲之殿處空同之座衮龍衆好天冠頂相左輔彌勒之流右弼文殊之匹前歌大方之雅頌後舞四攝之鑾拂衛以八住體虛之士侍以四果卓落

通仙三臺唯聖六府唯賢爾乃宣教姬孔宰守寞唐揚
威湯武州牧三皇其為化也坦八正之平衢開三乘之
通津列無為之妙宅濟大苦於勞塵杜三惡之姦路啓
懽樂于天人爵以果伯之位祿以甘露之餐功巨者賞
以淨土之封勲小者指以化城之安此乃超百王之洪
業太平之至治也五趣官身之清朝四生土位之宗極而
羣迷愚嶮背真彌曠欣濡沫之近足忘江湖于遠全故
魔王波旬植愚根於曠始積迷心于妄境汎三染之洪

波入邪見之稠林至乃竊弄神器假僞冒真夸王天宮分列嶽土制命六天縱肆偏威內以三公諸毒卿相糾結外以軍將六師戎卒四兵內行跋扈不忌皇憲自火螢光爭暉天照故乃頑者抗行神威揚兵道樹震雷公霹靂之聲列擔山吐火之衆又持世致慼于靜室波崙悲號于都肆斯皆癡狂縱亂于聖節作亂中夜爲日久矣聖皇悼昏俗之聾瞽悲若喪以增懷將總羣邪以齊見會九流而同津于是命將大勢之徒簡卒金剛之類

茹金嚼鐵之夫衝水蹈火之士勇卒塵沙驍雄億萬星流風發龍騰魔境置軍萬全之策逼寇必死之野而魔賊不祇敢執蠻荆之蠢爾抗宗繪之逋慠建麾于自憍之地結固雲迷之嶮傍唐重複俠疊鱗次且其形勢則癡山嵯峨固其前愛水浩汗漲于後邪林蔚薈蒙其左癡澗淵玄帶其右塵勞之卒豹視于交境六師之將虎步于長逵望若雲起蔽天霧塞六合其為威也開闢罕有承等于是承聖朝之遐威出超畐之奇畧蓋以高筭之

籠彌以玄策之園精騎千里步卒萬帀遊師翳野屯塞要害使前將軍擅那望慳魔以直進後軍毗卿覺解卒於其後禪乃畧游騎於其左尸羅防密監於其右外軍漚和浪騎隊于平原之上走逗兵于詰屈之下陳虎旅而高驤設危計於幽脉中軍般若握玄樞之妙鑒把戰勝之奇術控億兆之雄將擁塵沙之勁卒于是衆軍響應萬塗競進感動六合聲震天地雄夫奮威浪奔白刃之光奪于巇曜法鼓之應亂於雷震驟馬趍趯以騰擲

迅象飛控以馳驅禪弓烟舉而雲興慧箭雨灑以流霊鞭以假名之策蹴入無有之原研以師子之吼刺以苦空之音揮干將而亂斬動戈矛而競偃横塵尸以被野流膂血于長川崩凝山之嵯峨竭愛水之洪流窮僭於諸見之窟挫高于七慢之巢于是魔賊進無抗鱗之用退無希脱之隱處盡路窮迴遑靡據魔王面縛于魔庭羣旋送命於軍門諸天電卷以歸化迷徒風馳于初睥皇威掃蕩其猶大陽之熯晨霜注洪流以滅爝火故使

萬世之逋寇土崩于崇朝中華之昔難肅清于俄頃斯誠聖皇神會之奇功曠代著世之休烈雖昔殷湯建雲功于夏郊周武掃清氛於商野斯乃上古之雄奇豈以得齊於聖勲臣輒奉宣皇猷綏慰初附安以空同之宅充以八解之流防以戒善之禮習以六度之風耆年者悟其即真于新唱弱喪者始聞歸歟之音夫應天順罰春秋之道興功定亂先王所美元惡以賓祇從聖憲六合同明廓清宇內玄風遐扇率土懷慶朝有康哉之歌

野有樂哉之詠功高道大非見所表聖慮幽深非言能
宣麤條皇威奇算之方又列衆軍龍驤之勢電驛星馳
謹露布以聞臣等誠惶以下歸歟之音音上疑尚有字
余以講業之暇聊復永日寓言假事庶明大道冀好迷
之流不遠而復經云涅槃無生而無不生至智無照而
無不照無生無照一切皆成成無成而無不成其唯如
來乎戰勝不以干戈之功略地不以兵強天下皇王非
處一之尊霸臣非桓文之貴丘姬之教于斯遠矣聃周

之言似而非當故知宗極存乎俗見之表至尊王于真鑒之裏中人躊躇于有無之間下愚驚笑于常迷之境令庶覽者捨河伯秋水之自多遠遊于海若之淵門不束情于近教而駭神于廣長之說也竝弘明集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初諮慧遠北訪羅什時稱精難宋元嘉中終京師道場寺

法華宗要序觀以序諮什什曰所論甚快君當南遊江漢善務弘通迺適荆州

夫本際冥湛則神根凝一涉動離淳則精麤異陳于是心轡競策塵想諍馳翳有淺深則昏明殊鏡是以從初

得佛暨于此經始應物開津故三乘別流別流非真則終期有會會必同源故其乘唯一唯一無上故謂之妙法頌曰是乘微妙清淨第一于諸世間最無有上夫妙不可明必擬之有像像之美者蓮華為上蓮華之秀分陀利為最妙萬法而為言故喻之分陀利其為經也明發蒙不可以語極釋權應之所由御終不可以祕深則開實以顯宗致權應既彰則局心自廢宗致既顯則真悟自生故能令萬流合注三乘同往同往之三會而為

一乘之始也覺慧成滿乘之盛也滅景澄神乘之終也
雖以萬法為乘然統之有主舉其宗要則慧收其名故
經以真慧為體妙一為稱是以釋迦玄音始發讚佛智
甚深多寶稱善歎平等大慧頌曰為說佛慧故諸佛出
世間唯此一事寔餘二則非真然則佛慧乃一之正寔
乘之體成妙之至足華之開秀者也雖寄華宣微而道
玄像表稱之曰妙而體絕精麤頌曰是法不可示言詞
相寂滅二乘所以息慮補處所以絕塵唯佛與佛乃能

究盡故恒沙如來感希聲以雲萃已逝之聖振餘靈而
現證信佛法之奥區窮神之妙境其此經之謂乎此經
之謂乎觀少習歸一之言長味會通之要然緬思愈勤
而幽旨彌潛未甞不面靈鷲以遐想臨詞句而增懐諒
由枝説差其本謬文乖其正也有外國法師鳩摩羅什
超爽儁邁奇悟天拔量與海深辯流玉散繼釋蹤以嗣
軌秉神火以霜燭紐頽綱于將絶拯漂溺于已淪耀此
慧登來光斯境秦弘始八年夏于長安大寺集四方義

學沙門二千餘人更出斯經與衆詳究什自手執梵經口譯秦語曲從方言而趣不乖本即文之益亦已過半雖復霄雲披翳陽景俱暉未足喻也什猶謂語現而理沉事近而旨遠又釋言表之隱以應探賾之求雖冥非未開固已得其門矣夫上善等潤靈夜尚均是以仰感囑累俯慨未聞故採述旨要流布未聞庶法輪遐軫往所未往十方同悟究暢一乘故序之云爾

修行地不淨觀經序

夫禪典之妙蓋是三乘之所遊反迷悟惑者託幽途以啟真域壍三業之固宅廣六度以澄神散結賊於曠野形四變以遊心談三慧爲炬明浪中源以殊分金剛戟以練魔定慧相和以測真如是智依定則癡妄虧而霄落定由智則七淵湛然而清清融九脈則玄庭有階階級相乘則鑪冶成妙義之本本之有方尋根傳訓則㝠一俱當雖利鈍有殊濟苦一量若契會同趣則聖性同照聖性同照有累患永遼故知禪智爲出世之妙術實

際之義標也夫禪智之為道言約理備究析中道對治
萬法善惡相乘迭轉孰止互有廢興管闚匠徹畧位其
宗以拯大方異世同文上聖為慈悲之主留法藏于千
載示三乘之軌轍知會通之至階決麤蜂於曩刼曲成
衆艷之靈蹟密典相傳以至今接有緣與八背未始失其
會隨機猶掌迴所謂澹智常寂而不失照雖萬機寂化
一用故能窮諸法寶擬想玄扉遊志玅極躡神光于無
閒者哉禪典要密宜對之有宗若漏室根源則枝尋不

全羣盲失旨則上慢幽昏可不懼乎若能審其本根寔
訓道成實觀會古則萬境齊明冲途豁爾而融體玄象
于無形然後知凡聖異流心行無邊然棄本尋條之士
各以升降小異俱會其宗遂迷究見隅變其津塗昏遊
長夜永以理隔不亦哀哉自頃來禪訓寔尠得其中每
以殊形難保遷動不常便起誠三寶搜求玄要以四百
論扣其關旨會遇西來宗匠綜習大法尋本至終寔隅
一開千載之下優曇再隆可不欣乎遂乃推究高宗承

嗣之範云佛涅槃後阿難曲奉聖言流行千載先與同
行弟子摩田地摩田地傳與舍那婆斯此三應真大願
弘覆冥搆于昔神超事外慈在寧濟潛行救物偶會無
差佛在世時有外學五通仙人往至佛所請求出家乘
俗高勝志存遠寄便言若我入道智慧辯才與身子等
者爾乃當于至尊法中修習佛行佛知其本根于後百
年當弘大事便答仙人汝今出家智慧淺薄不及身子
仙人即退後百年中其人出世奇識博達于物開悟遂

出家學道尋得應真三明內照六通遠振辯才無礙摧
諸異論所度人衆其量無邊于諸法藏開託教文諸賢
遂見乃有五部之異是化運有方閑微有期五部既舉
則深淺殊風遂有支派之別既有其別可不究本詳而
後學耶此一部曲名為具足清淨法場傳此法至于罽
賓轉至富若蜜羅富若蜜羅亦盡諸漏具足六通後至
弟子富若羅亦得應真此二人于罽賓中為第一教首
富若蜜羅去世已來五十餘年弟子去世二十餘年曇

摩多羅菩薩與佛陀斯那俱共諮得高勝宣行法本佛陀斯那化行罽賓為第三訓首有於彼來者親從其受法教誨見其涅槃其涅槃時遺教言我所化人衆數甚多入道之徒具有七百富若羅所訓為教師者十五六人如今於西域中熾盛教化受學者衆曇摩羅從天竺來以是法要傳與婆陀羅婆陀羅與佛陀斯那佛陀斯那愍此旃丹無真習可師故傳此法本流至東州亦欲使了其真偽塗無亂轍成無虛搆必加厚益斯經所云聞

四色為分界一色無良緣宗歸部律則發趣果然其猶朝陽暉首萬類影旋師子震吼則衆獸伏焉聖王輪寶諸雄悚然覽斯法界廓清壼律入有不惑處無不沉自非道起羣方智鑒玄中孰能立無言之辯于靈昭之淵寄言迷于七覺之林可謂無名于所名而物無不名無形于所形而物無不形無事于所事而物無不事者哉

勝鬘經序

勝鬘經者蓋方廣之要畧超昇之洪軌故其為教也創

基覆簣而雲峯已構沖想一興而淵悟載豁言踰常訓旨越舊篇故發心希聖而神儀曜靈歸無別章而歎德斯備誠感聲發而尊號響集然後勒心切戒曠志僧那善攝摩遺大乘斯御馳輪幽轍長驅永路期運尅終誕登玄極玄極無二故萬流歸一故曰二乘皆入一乘所謂究竟第一義乘一誠無辯而義有區分名曰義生故稱為屢轉三五之興蓋由此也爾其奧也窮無始之前以明解惑之本究來際之味挹涅洹之妙文寡義豐彌綸

羣籍宇宙不足以擬其廣太虛不能以議其量淵兮其
不可測也廓兮其不可極也將求本際之源追返流之
極者必至于此焉司徒彭城王殖根遐刼龍現兹生依
蹟上台協讚皇極而神澄世表志光玄猷闡斯幽典誠
期愈曠凡厥道俗莫不響悅請外國沙門求那跋陀羅手
執正本口宣梵音山居苦節通悟息心釋寶雲譯為宋
語德行諸僧慧嚴等一百餘人考音詳義以定厥文大
宋元嘉十三年歲次玄枵八月十四日初轉梵輪訖于

月終公乃廣寫雲布以澤未洽將興後世同往高會道場故畧叙法要以染同慕之懷云爾

釋僧顗 道場寺沙門醴泉人與慧觀同寺專精義學注勝鬘經

菩提經注序

夫萬法無相而有二諦聖人無知而有二名二諦者俗也道也二名者權也智也二名以語嘿為稱二諦以緣性為言緣性兩陳而其實不乖語嘿誠異而幽旨莫二故般若經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見緣起為見法也菩

提經者諸佛之要藏十住之營統其文雖約而義貫衆典其旨雖玄曉然易覽猶日月麗天則羣象自朗示之一隅則三方自釋也經之為體論緣性則以二諦為宗語玄會則以權智為主言菩提則以無得為玄明發意則以冥期為妙婉約而弘深莫不備矣耆婆法師入室之祕說也親承者寡故罕行於世家師順得之於始會余雖不敏謬聞於第五十性疎多漏故事語而書紳豈曰注解自貽來哂庶同乎我者領之文外耳

釋法慈 高僧傳云豫州沙門道慈祖述道猷勝鬘經義刪其所注以為兩卷即法慈也傳作道慈序中道攸傳作道猷小異

勝鬘經序

勝鬘經者蓋是方等之宗極者也所以存於千載功由人弘故得以元嘉十二年歲在乙亥有天竺沙門名功德賢業素敦尚貫綜大乘遠載梵本來遊上京庇迹祇洹招學讚訪才雖不精絕義麤輝揚遂播斯旨乃上簡帝王于時有優婆塞何尚之居丹陽以為佛法檀越登

集華葦敏德名望便於郡内請出此經既會羣賢本心

又謹傳譯字句雖質而理妙淵博殆非常情所可厝憲

時竺道生義學弟子竺道攸者少習玄宗偏蒙旨訓後

侍從入廬山溫故傳覆可謂助鳳耀德者也法師至元

嘉十一年於講坐之上遷神異世道攸慕深情慟有若

天墜於是奉訣墳壟遂遁臨川三十許載經出之後披

尋反覆既悟深旨仰而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會但歲

不待人經襲義後若明匠在世剖析幽賾者豈不使異

經同文解無餘向者哉輒敢解釋兼翼宣遺訓故作注解凡有五卷時人以為文廣義隱所以省者息心玄門至大明四年孝武皇帝以其師習有承勑出為都邑法師慈因得諮覲麤問此經背尾又尋其注意竊謂義然今聊撮其要解謜為二卷庶使後賢共見其旨焉

釋僧鏡姓焦自隴西遷居吳住京師定林下寺大闡經論元嘉中卒　記稱焦鏡法師

後出雜心序

昔如來泥洹之後於秦漢之間有尊者法勝造阿毘曇

心本凡有二百五十偈以為十品後至晉中興之世復
有尊者達摩多羅更增三百五十偈以為十一品號曰
雜心十品篇目仍舊為名唯別立擇品篇以為異耳位
序品次依四諦為義界品直說法相依擬苦諦行業使
三品多論生死之本以擬集諦賢聖所說斷結澄滅之
義以擬滅諦智定二品多說無漏之道以擬道諦自後
諸品雜明上事更無別體也於宋元嘉十一年甲戌之
歲有外國沙門名曰三藏觀化遊此其人先于大國綜

習斯經於是衆僧請令出之即以其年九月於宋都長干寺集諸學士法師雲公譯語法師觀公筆受考校治定周年乃訖鏡以不才謬預聽末雖思不及玄而時有淺解今謹率所聞以示後生至于折中以俟明哲于會稽始寧山徐支江精舍譔記

釋弘充 涼州人通莊老解經律大明末過江爲湘宮寺綱領終于齊

新出首楞嚴經序

首楞嚴三昧者蓋神通之龍津聖德之淵府也妙物希

徵非器像所表幽玄冥湛豈情言所議冠九位以虛昇
果萬行而圓就量種智以窮賢絕殆庶而靜統用能靈
臺十地扃鑰法雲罔像環中神圖自外然心雖澄一應
無不周定必凝泊在感斯至故明宗本則三達同寂論
善救則六度彌綸辯感效則強魔慴淪語衆變則百億
星繁至乃徵號龍上晦蹟塵光像告諸乘有盡無滅斯
皆參定之宴功成能之顯事權濟之樞綱勇伏之宏要
矣羅什法師弱齡言道思通法門昔紆步闕右譯出此

經自雲布已來競辰而衍中興啟運世道載昌宣傳之盛日月彌懋太宰江夏王該綜羣籍討論淵敏每覽玆卷特深遠情充以管昧嘗厠玄肆預遭先匠啟訓音軌參聽儒緯髣髴文意以皇宋大明二年歲次奄茂於法言精舍畧為注解庶勉不習之傳敢慕我聞之義如必紕謬以俟君子

釋道埏

六十卷阿毗曇毗婆沙經序

毗婆沙者蓋是三藏之指歸九部之司南司南既准則羣迷革正指歸既定則邪輪輟駕自釋迦遷暉六百餘載時北天竺有五百應真以為靈燭久潛神炬落曜含生昏喪重夢方始雖前勝迦旃延撰阿毗曇以拯頹運而後進之賢尋其宗致儒墨競構是非紛然故乃澄神玄觀搜簡法相造毗婆沙抑正衆說或即其殊辯或標之銓評理致淵曠文畧艷博使西域勝達之士莫不資之以鏡心鑒之以朗識而溟瀾潛灑將洽殊方然理不虛

運弘之由人大沮渠河西王者天懷遐廓標誠沖寄雖
迹纏紛務而神棲玄境用能丘壑廊廟館第林野是使
淵摉投竿巖逸來廷息心升堂玄客入室誠諳既著理
感不期有沙門道泰才敏自天沖氣疎朗博闡奇趣遠
參異言往以漢土方等既備幽宗粗暢其所未練唯三
藏九部故杖策冒嶮爰至葱西綜覽梵文義承高旨并
獲其梵本十萬餘偈既達涼境王即欲令宣譯然懼寡
中之固將或未盡所以側席虛襟企矚明勝時有天竺

沙門浮陀跋摩周流敷化會至涼境其人開悟淵博神懐深邃研味鑽仰逾不可測遂以乙丑之歲四月中旬于涼城内苑閒豫宮寺請令傳譯理味沙門智嵩道朗等三百餘人考文詳義務存本旨除煩即實質而不野王親屢迴御駕陶其幽趣使文當理詣片言有寄至丁卯歲七月上旬都訖通一百卷會涼城覆沒淪湮遐境所出經本零落殆盡今涼王信向發中探深幽趣故每至新異怖仰奇聞其年歲首更寫已出本六十卷令送

至宋臺宣布未聞庶令日新之美敬於當時福祚之興
吾于來葉挺以後緣得參聽末欣遇之誠竊不自嘿麤
列時事以貽來哲大藏宮字函以上竝出三藏記

釋道温姓皇甫安定朝那人入廬山依遠公善大乘經自江陵至都泰始初卒

列言秣陵縣孝建初勅温下都止中興寺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造普賢像成于中興禪房設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有一僧晚來就座風容都雅忽不復見衆乃悟其神人温時為僧主列言秣陵表聞詔改天安寺以旌厥瑞焉
皇太后睿鑒沖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研衿至境固以

聲藻宸內事靈梵表迺創思鎔斲抽寫神華模造普賢
采儀宸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齋講訖今月八日
親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景
及昃吾忽覩異僧預于座內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衆
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答曰名惠明住何
寺答曰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闔席悚踊遍筵
肅憲以為明詳所貴幽應攸闡紫山可覿華臺不遠蓋
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徇發石開泉況帝德涵

運皇功懋洽仁洞乾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魁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若因陛下惠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惠明為人名繼天興祚式垂無壇故以天安為寺稱神基彌遠道政方凝九服咸泰萬寓齊悦謹劉言屬縣以顯天休高僧傳宸內法苑珠林作震中惠明作慧明適若因作意若曰顯作詮

高僧傳云求那跋摩宋言功德鎧本剎利種元嘉八年達于建業文帝引見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

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尅己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帝撫几歎曰開悟明達可與達天人之際矣　按此本面對陳氏象教皮編作跋摩上宋文帝書誤

有司沙門宜敬王者奏　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使
沙門敬王者桓玄復述其
義茲不果行大明六年
世祖使有司奏詔可

臣聞邃宇崇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非止敬恭將以施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分至于崇親

嚴上厥緜靡爽唯淨圖為教邉自龍堆反經提傳訓遐事遠練生瑩識恒俗稱難宗旨緬謝微言淪隅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迷製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為道不輕比丘遭道人斯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體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者哉故成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遥洗羣流仰鏡九仙贍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舍弗臣之氓陛席之

閒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比當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宋書

天竺迦毗黎國王月愛下竝海南夷沈約宋書云凡此諸國皆事佛道

奉宋文帝表元嘉五年

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清淨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國富如

海國中衆生奉順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施羣生無所遺惜常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沈溺羣寮百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寺衛天魔降伏莫不歸化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震旦最為殊勝臣之所住名迦毗河東際于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首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承未嘗斷絶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供俱如先王法臣自

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愛葉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
善羣臣百官悉自安隱今以此國羣臣吏民山川珍寶
一切歸屬五體歸誠大王足下山海遐隔無由朝覲宗
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達使主名尼陁達
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
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
治國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絶此反使還
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勑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反所

白如是頗加哀愍奉獻金剛指環摩勤金環諸寶物赤
白鸚鵡各一頭

師子國王刹利摩訶南

奉文帝表 元嘉五年

謹白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
德高遠覆載同于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無往
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之誠或泛海
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

脩德為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為善慶
若在己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遣
二白衣送牙臺上以為信誓信還願隨音告

訶羅陁國王堅鎧

奉文帝表元嘉七年

伏承聖皇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國界城郭莊嚴清
淨無穢四衢交通廣博平坦臺殿羅列狀若衆山莊嚴
微妙猶如天宮聖王出時四兵具足導從無數以為守

衛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珍賄無量王法清整
無相侵奪學徒遊集三乘競進敷演正法雲布雨潤四
海流通萬國交會長江眇漫清淨深廣有生咸資莫能
銷穢陰陽調和菑厲不行誰有斯美大宋揚都聖王無
倫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物平等忍辱怨清無二
濟乏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達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
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潔盡忠奉主心無異想伏惟
皇帝是我真主臣是訶羅陁國主名曰堅鎧今敬稽首

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
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表此丹誠所遣二人一名毗紉
一名婆田令到天子足下豎鎧微蔑誰能知者是故今
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既果雖死猶生仰惟大國藩守
曠遠我即邊方藩守之一上國臣民普蒙慈澤願垂恩
逮等彼僕臣臣國先時人衆殷盛不為諸國所見陵迫
今轉衰弱鄰國競侵伏願聖王遠垂覆護并市易往反
不為禁閉若見哀念願時遣還令此諸國不見輕侮亦

令大王名聲普聞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啟誠實可信願勑廣州時遣船還不令所在有所陵奪願自今以後賜年年奉使令奉微物願垂哀納

訶羅單國王毗沙跋摩

奉文帝表（元嘉十年）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為世間道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

如須彌山村邑聚落次第羅匝城廓館宇如忉利天宮
宮殿高廣樓閣莊嚴四兵具足能伏怨敵國土豐樂無
諸患難奉承先王正法治化人民良善慶無不利處雪
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百味清淨周匝屈曲順趣大
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七殊勝第一是名震旦
大宋揚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合天心仁廕四海聖
智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護世降生功德寶藏大悲
救世為我尊主若勝天子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呵羅單

國王毗沙跋摩稽首問訊

入上文帝表 元嘉十三年

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羣生相好具足天龍神

等恭也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闕

開自常音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顏色

照曜威儀殊勝諸天龍神之所恭敬以正奉寶梵行衆

僧莊嚴國土人民熾盛安隱快樂城閣高峻如乾他山

衆多勇士守護此城樓閣莊嚴道巷平正著種種衣猶

如天脈於一切國為最殊勝吉揚州城無憂天主愍念
羣生安樂民人律儀清淨慈心深廣正法治化共養三
寶名稱遠至一切竝閻民人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
世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禮呵羅單跋摩以頂禮足
猶如現前以體布地如殿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
頂著地曲躬問訊忝承先業嘉慶無量忽為惡子所見
爭奪遂失本國今唯一心歸誠天子以自存命今遣毗
紉問訊大家意欲自往歸誠宣訴復畏大海風波不達

令命得存亦由毗紉此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家國令為惡子所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雪復伏願大家聽毗紉買諸鎧仗袍襖及馬願為料理毗紉使得時還前遣闍邪仙婆羅訶蒙大家厚賜悉惡子奪去啟大家使知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闍婆婆達國王師黎婆達陁阿羅跋摩師黎婆達陁姓下名

奉文帝表元嘉十二年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

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
于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
流布如日照民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
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
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閻浮提內莫不來服悉
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隅巨海
常遥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
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

陁婆副使葛抵奉宣徽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陁婆所啟願見信受諸有所請唯願賜聽令奉微物以表微心

竝宋書

釋文紀卷十六